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惡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惡九

宋 王 元 澤 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已而與物齊諧者
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萬於曾中
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
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以天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
惡九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足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誵誵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
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已
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

樂無有哉惟能忘已無爲則至樂自有有
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爲無樂歟故
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
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
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

惡九

二

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
是爲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
爲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爲形
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
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
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
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
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至樂生於無爲無爲則非有樂也故曰至
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爲有譽
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爲者合於天地
之道也天地無爲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

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
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
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
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為哉此
莊子譏於世俗也

惡九

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
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爲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
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
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
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斫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
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
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
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
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
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
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
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

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
安足累我乎雖苴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
亦不爲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
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
也

惡九

莊子之楚見空髑體髡然有形擻以馬捶因
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
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
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
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辯士諾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
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
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髏深矐矐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

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
樂所以鈇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
子所以有觸體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
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
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
惡九
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
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
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觸體之不欲
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緒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
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鮒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饒
諂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
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
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
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于死
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
惡九
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
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
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之
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蟪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
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
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替芮生乎腐蠶羊奚
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爲不生以
死爲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
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
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
能化化故惡九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
七
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
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
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
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爲樂乎此莊

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

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

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柰何何也然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
則物翕贍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
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
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

惡九

八

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
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
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
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
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

自內而故以養生爲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爲外篇此周爲書之意也

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處無爲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

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
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則物最之
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爲物之父
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
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九生成萬物
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
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
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
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
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
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

惡九

+

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還物而不
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言者不折鎔
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
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
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
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則失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
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
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
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
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
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
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
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志而全之全
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
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
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筭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

物迂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
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
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
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
牧羊之喻也

卷九

十一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
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
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
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

說彘曰汝矣惡死吾將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齊藉汝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譏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工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
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環雷霆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
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

惡九

十三

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
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
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桓公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
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
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矣

紀渚子之養雞梓慶之爲鐻皆能全其天
真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真全則所以德全
而合於天故雞遂至於無敢應而鐻成而
凝於神也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
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爲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樸

慶削木爲鏐鏐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鏐未嘗敢以耗氣也
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
四枝形體也惡九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鏐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

使之鈎百而反頽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
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倨
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
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
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
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遜於州部則胡罪乎

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
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惡九

十五

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
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
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
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那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
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那彼固惑
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
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五人之德譬
之若載駸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

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

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乎用矣此莊子

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惡九

十六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
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

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
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
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
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
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
惡九
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
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
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
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去皮為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如形去皮灑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
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夫莫
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
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惡九

十六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
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
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

國而其國所以為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
文豹皮為之災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
能為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
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
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
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為
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
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
無為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
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
其怠疑萃乎泯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
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

惡九

下九

夕賦歛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
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
不加不損而與物無迂也無爲無用而莫
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

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為鯉為壇
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為鳥也盼盼跼蹢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
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
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
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季子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跡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惡九

二十

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
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

愛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
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
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
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

惡九

二十一

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

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
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
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
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
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
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
人晏然體逝而然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
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
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
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
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
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九

二十二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
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
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
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
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螂之言也夫

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螂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遽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
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
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
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
惡九
豈爲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
於篇終也



共弘

